

我的部落日記
一個小研究生的在地體驗

王子芮 著
Muakay



目次

前言

1 · 遇見拉勞蘭

因學姊而相遇
神秘的牧師
夜晚的相見

2 · 看見拉勞蘭

認識大家在教會
部落的真面目
小米工坊
部落的環境教育在哪裡
有位作家在部落

果子狸是鄰居

3

發現拉勞蘭

我的偶像

女子青年會

獵人學校

小米收穫祭

部落青年會

山腰上的祕密基地

主流與非主流：遊客事件

我想的環境教育；他們要的環境教育

背山面海

4

想念拉勞蘭

不容易

他們的歷史是現在進行式

更多的案例：掛念著拉勞蘭

5 · 後記

小米工場管理

青年對耆老的態度

牧師的忙碌

反核基金會

住宿、交通問題

部落的環境教育

前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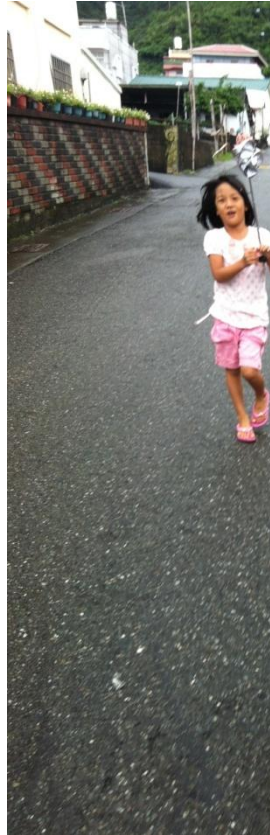
2013年在拉勞蘭部落實習的日子，有太多太多的回憶，就像2012年在美國打工時一般。然而隨著日子的過去，我發現回憶會漸漸地淡去，這是我沒有辦法挽回的事情，心的事情會就舊的記憶蓋過。我是一個不擅於記人名的人，剛到部落的時候，爲了在最短的時間內記住每一個見過面的人，我總是在別人介紹完自己後拿出手機，強制記下他的名字。說不定當下留給別人了很不禮貌的印象，不過爲了讓自己記下來，又不用怕一張紙拿來拿去爛掉，我只能記在手機裡。這些人名，全部都出現在我每天晚上寫的實習日誌中，表格是由Swirl組成的，其中what的表格又分爲：人、事、物、地。如果有學弟妹來問我相關的實習建議，我想我一定會推薦他做這一項功課，因爲拜他所賜，我在最短的時間認識了部落的人、事、動物、地（包括後山的山路）。

我的實習經驗是很特別的，因爲一心想要到部落看看，於是借此機會找到了一個部落。之前的爬山經驗還有大學的老師關係，使我接觸過一些原住民朋友，互動之間，我深信他們的特別，也看見了他們被主流文化統治下的狀態，是好、是壞？我想知道。因此我認爲聽聽他們的聲音、拜訪他們、甚至是與他們一起生活，是最直接與最正確的方式。

每一段故事都不能忘記，所以我一定得用一本書來呈現他們，裡面有我學到的、領悟到的，以及我看見地人、事、物。

感謝每一位曾經照顧我的人，感謝戴牧師帶著我進入部落，感謝小米工坊對外來實習生的接納，感謝戴爸帶著我感受傳統的智慧，感謝戴家的三個小女孩，用調皮搗蛋稀釋我孤單的情緒，感謝拉勞蘭部落的每一位，謝謝你們用滿臉地笑容迎接陌生的我。

1 遇見拉勞蘭



與拉勞蘭的相遇，
豐富了我接下來的人生

因學姊而相遇

那段時間我總是爲了不知道要到哪裡實習而發愁，眼看著同學們都開始規劃自己的實習計畫了，我的地點卻一直沒有著落。其實不是沒有，畢業學長姐工作的地方其實都需要實習的人手，到那些地方應該會得到相當多的實務經驗，是最典型的也最令人滿意的實習機構，然而我還是想嘗試看看實現自己的想法——到部落去實習。

實習什麼呢？部落的環境教育嗎？有哪個環境教育發展的很好的部落嗎？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，也沒有任何的管道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曾經在泰雅獵人學校實習的學姐，詢問之下也發現，那是營隊性質的學習，而我想要的是能夠待在一個部落，長時間的去感受。這一個任務真的不好達成，想要進入部落一定需要一個人替我「引荐」才行，可是我到底要去哪裡找一個這樣的人呢？

就像被特別安排一樣，忽然有一天所上來了一位學姐。她分享了之前結合地球憲章做的一些活動，其中最吸引我目光的是，學姐辦這些活動的地點，不是在別處，正是在我夢想已久的「原住民部落」。我興奮不已，也感謝這樣的相遇，終於讓我遇到同樣關切原住民部落環境教育發展的人了。

學姊對於我的詢問並沒有做出驚訝的回應，他馬上就問我需要什麼樣內容的實習，而我也只告訴他，我希望能待在那裡感受原住民的文化。很快的，學姐就挑選出了幾個台東的部落考慮著，而我也等帶著自己未來的方向。終於，她來信告訴我最後的決定，並且將對方的電子信箱提供給我，就這樣，我的地點終於決定了，剩下的只是連絡對方而已。

神秘的牧師

學姊提供給我的部落資料只有一位牧師的資料。老實說，因為對方是牧師讓我更加畏懼，從小到大對牧師的印象就是嚴肅且嚴格的，所以我總是擔心我只要稍有閃失就會不禮貌、冒犯到對方，不過這讓我發現到，自己冒失又莽撞的個性該收斂、收斂了。

在準備用電子郵件聯絡對方前，我利用僅有的一個名字在網路上展開天羅地網的搜尋，因為我總是在擔心，擔心自己太多的想像與不切實際的想法，會造成原住民朋友的反感，我不希望自己是以前一個「企圖想改變部落」的角色進去實習，而是以前一個「學習部落生活」的態度，以一張完全空白的紙進入到部落，然後，讓部落的居民們用他們所有的文化塗滿這一張紙。第一次搜尋「戴明雄」牧師印入眼簾的是一連串的部落營造事蹟，哇！果然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，心中頓時又燃起了敬畏的心情，更叮嚀自己寫

信的時候一定要用最尊敬的詞彙。隨著牧師終於也出現了部落的名字，於是我又做了更多關於部落的搜尋。

夜晚的相見

2012年7月8日，還記得當天我執意要帶著準備好的小折腳踏車一起上火車，原本是計畫在部落自己也能趴趴走，於是向學妹借了一台很輕的小折。因為台鐵的規定，我必須在另外準備小折的收納帶，把小折打包進袋子裡之後才能上火車。除了小折以外，我還打算背著我大大的登山包一起出門，那也是我第一次不是往登山包裡頭塞野外用品，而是一些日常用品加上筆電一台。就在我使盡全力將東西全部打包好之後，在一旁看了很久的老爸終於受不了了。老爸不捨得身型嬌小的我要背重裝，還要扛一台腳踏車。於是在它的阻撓下，我之前的打包全部白費，至於我的行李，也換成了一個方便攜帶的硬殼行李箱。

中午12點20分的莒光號，我終於要去實現準備了許久的實習計畫，展開另一個未知的兩個月生活。隨著火車窗外景象的變換，我來到台灣的後山。當火車漸漸駛離我熟悉的花蓮之後，期待與興奮的心情越來越濃。睡不著，但是目的地卻在台東的最南方，我只能強忍著雀躍的心跳，度過剩下的一個多小時。

「太麻里站到了！」報站鐘響起時我早就已經在車門邊等待，跳下了車子，般下了行李箱，我終於

站在太麻里的月台上。

「快要∞點了，牧師應該在等我了！得趕快出站才行！」我心中掛念著。

殊不知太麻里的車站完全沒有手扶梯，我必須扛著大大、重重的行李箱走下樓梯進入地下道，在爬上樓梯才能出站。

「很好！就說應該要背登山包才會方便嘛！重死我了！」真的莫名的在心中抱怨著老爸的阻撓。

天已黑的月台，只有另一對母子與我，安靜的走著。不過那個孩子看起來似乎不太舒服，我稍微留意了一下他們，因為他們是我遇到的第一對原住民母子。慢慢地行李地重量讓我變成「孤獨的月台女孩」，雖然在心中不斷地替自己打氣，告訴自己美國都闖蕩過了，這種重量不算什麼，但是行李一點都沒有變輕。

「我來幫你！」突然間這句話在耳邊響起。我抬起了因出力而自然往下低的頭。「是那個孩子！」

雖說是個孩子，但其實他應該是高中生，已經長的相當高壯了。我自從大學畢業之後，每次看到十幾歲的學生總會感嘆自己越來越接近∞字頭的年齡。

當我回過神來時，行李已經被高高的提起了。「噢！謝謝你！」他沒有多說什麼，身旁的母親輕輕地為笑著，為她的孩子感到驕傲。

太麻里這個小小的村莊，在我一站到月台上就給了我大大的溫暖，往後的兩個月，我幾乎每天都有滿滿的溫暖。

2 看見拉勞蘭

看見的、經驗的、
都將是這一生寶貴的記憶

認識大家

到部落的第七天，我透過每天晚上的日誌，督促自己在最快的速度記下所有遇到的人事物，在加上曉恩(Abiung Tebiq)的幫忙，已經差不多掌握了部落的地理位置、全貌、以及重要的關係人。

在部落的日子，我每天都「點多就起床了，因為我發現部落的老人們會在早上的時候聚集在早餐店。這一天，一如往常的我走到最下層的部落早餐店，吃著早餐、等待晨間的聊天時間，當著老們一一出現的時候，我發現大家都莫名的盛裝打扮，於是詢問原因，原來星期日是上教會的日子！

我完全忘了這件事！等等！我住在教會二樓，也就是我住的地方今天會來很多人？天阿！得回去收拾東西！

9點多左右，大家都來了，真的是大家！而且每一位都精心的打扮！禮拜由第一首聖詩開始，我記得這一首聖詩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。可能是因為剛開始到部落的時候，特別急著想知道部落的環境教育到底是什麼，卻又遍尋不著時，每天都感到相當挫折。那一首聖詩讓我平靜了心，靜靜地鬆開了急躁的心，然後接受了到部落之後許多的不理解。當期待自己能夠以全白的紙接收五彩繽紛地顏色，到了之後才知道實行起來有多難。

在「族語」的禮拜結束之後，進入到比較輕鬆的部分，我的督導——戴牧師，開始介紹這星期來到部落的客人，就在這個機會下，我正式的被介紹給所有的族人。當牧師介紹到我的時候，之前在早餐店就

認識的耆老們馬上熱烈的討論著。

「我們再來討論一下要給她什麼名字！」一聽到這句話，我激動的熱淚滿眶。名字，就像一個認同，擁有一個族名，長輩們就能自在的叫著我的名字，在也不會受到漢語的牽制，而我們之間就好像又更靠進了一點。



部落的真面目

拉勞蘭部落(接下來以我們部落代稱)又稱新香蘭部落，位於台九線連接南迴公路的交界處。到達部落的第二天，我就等不及要在部落裡到處探險。其實部落看起來與一個平凡的漢人社區沒什麼不一樣，只是地勢像梯田一樣，一層一層的往上升，平行台九線的另一邊，往下走就是海邊了。那個海很美，是從小在北部長大完全沒有見過的藍，淺藍、深藍、黑、深藍。眺望遠方的那條黑，就是台灣東部外海有名的「黑潮」，站在部落的山腰上，天氣晴朗的時候北邊可以看到綠島，南邊可以看到蘭嶼，我們擁有最美的海景。每一天早晨，我在教會的頂樓刷牙，就能遠眺海景，享受海風拂面，是最優閒自在的生活。

新香蘭部落的社區配置，由「頭目的家」為界線畫分：上為排灣族群、下為阿美族群。原本都融合為阿美族群，在部落地戴牧師與另一位重要人物的努力下，拉勞蘭部落才找回自己的排灣族傳統，擁有自己的排灣族小米收穫祭。

部落的發展過程我在網路上學到很多，真正開始參與部落的發展是從小米收穫季的籌備開始。我到達部落的時間剛好是東部地區的小米收穫季節，各個部落會相繼的舉辦自己的收穫祭，而部落之間就會在這段時間交流，包括資訊與收穫(農產品)的交流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聽到像漢人社區一樣的廣播，裡面傳來完全聽不懂的族語。出門一看發現

是由「頭目的家」傳來的，詢問之下才知道，晚上有一個收穫祭籌備會要在頭目家舉行，頭目是在提醒大家。

「哇！好酷？」我心想，這樣的方式還真是「文明」。（當時剛到部落，還有很多思考模式仍然以漢人思維在運作）

師母看出了我好奇的心，邀我一起去參加。會議裡我不斷的尋找頭目本人，卻一直沒看到我心目中想像的頭目意象目標。於是轉頭詢問師母。

「那個坐在最前方的長輩就是了！」師母回答。

「那個？：頭目的是女生？！」我驚訝的問。「沒錯！」師母微笑回答。

我們部落的豐年祭前籌備會議，族人會聚集到頭目家開會討論並分配工作。當發現頭目的是女性的時候，在「重男輕女」社會中長大的我，頓時覺得好愛這個部落。排灣族的社會中，男女是平權的，他們是長嗣繼嗣，因此誰是第一胎出生的，誰就最大！

小米工坊

我們部落是一個完全「住家型的社區」，沒有太多的商業模式，房子周圍有許多的果園圍繞，其實從外觀上來說可以很容易發現這個部落主要是以務農為業。除了少數幾位居民的職業是在市區，每天都要開車通勤；下部落(阿美族居民)靠海邊的幾戶人家，有捕魚的漁夫以外，其他大部分都是以季節性特產為主要生計。

小米工坊位於台6縣路邊，是進入部落的第一間房子。主要是販賣簡餐及部落風味餐，另外有少許的原住民特色工藝產品，是部落除了早餐店、雜貨店以外唯一地商店。

我在到達部落的時候剛好趕上小米採收的尾期，在部落後山的地方有一片小米田，說不出有多大的範圍，因為自己時在對田地的大小單位不是很在行，不過到是感覺地出來與師大本部的操場差不多大，只是還多了坡度。



※小米工坊外觀



※部落小米田

部落的 Kina(媽媽)說：

「因為天氣很熱，所以早上 4、5 點就要起床採小米，11 點多的時候太陽開始很大就休息吃午餐、睡覺，下午 2 點半左右在繼續採小米。」

我們真的每天清晨就起床，在早餐店隨意吃了個包子、饅頭就上小米園去工作。因為是暑假期間，到小米工坊打工換宿的學生也來小米園幫忙，偶爾部落的青年與少女會被叫來幫忙，不過因為採小米是一件辛苦的工作，面對炎熱的天氣，孩子們總是會不時的偷懶、休息、玩鬧；對小米纖毛過敏的人更是痛苦不堪，它會弄得你全身發癢，奇癢難耐恨不得馬上沖個冷水澡。

我喜歡聽 Vuvu(祖母/祖父，這裡指祖母)唱山歌。雖然採小米的時候我們這些年輕人總會狼狽不堪，但是對 Vuvu 來說是一件快樂的事，他們俐落的動作、超快的速度是我們似乎永遠也趕不上的，除此之外，Vuvu 絕對不會浪費任何一根小米，就算長的黑黑或是發育不良，她也一定會把它抓在手裡，緊緊的守護。因為 Vuvu 說：「小米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食物。」

小米工坊擔起了部落小米文化復興的重擔，卻在另一方面要想盡各種方式維持生計，因此偶爾會招待外地的遊客或參訪團進行簡單的部落旅遊。除此之外，工坊提供的風味野菜，全部都是員工每天上山去採摘的新鮮野菜。我最喜歡每天坐在小貨車後頭，吹著海風奔馳上山的感覺，在後山上，可以看到部落地全景，感受到部落坐落於山與海之間，被大自然環繞的自在生活。

工坊是我在部落大部分時間的去處，這裡像是「實習生的客廳」一般，大部分的部落習慣都是在工坊學到的。這裡也像是一座文化的橋樑，很多時候我會面臨到許多文化差異的衝擊，更有很多時候，我會不懂對方所要表達的真正意思，每當這個時候，工坊就像我的 google 大神一樣，裡面的員工們總能為我解開心中的疑惑，細心為我解釋兩個文化之間的差異。



工坊像實習生的客廳

部落的環境教育在哪裡？

剛到部落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問我：「你來實習什麼？」而我也總是回答：「我來實習環境教育。」然後呢？其實我也不知道。最主要的目的其實是尋找原住民部落的環境教育發展可能，但是到底是什麼呢？其實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道。

在部落裡，我其實看到很多東西，例如：部落的資源回收、部落小米園的烏網問題、還有部落孩子對環境的無知。當時的結論是，很多喜歡原住民的朋友、樂衷原住民議題的朋友，他們總是說原住民不需要環境教育，因為他們本身就在環境裡長大，他們的傳統文化以及文化祭典都是環境教育的一部分。可是這是真的嗎？

我所看到的答案並不是這樣。

部落的孩子們其實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所處的環境是得天獨厚的，他們的確知道自己原住民身分是特別的，卻沒有人意識到環境的特別（這裡所謂的環境是指生態環境）。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，也將會是一個重點。

有位作家在部落

到達部落的第一天晚上，我不斷的聽到隔壁鄰居的施工聲音，因為聲音有點大，所以印象深刻到決定將它列入第二天早上拜訪的對象。我想這樣的拜訪方式應該是最自然的吧！

一大早我又被施工的聲音吵醒了，於是決定起身去執行前一晚的計劃。一出門，我就發現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，隔壁鄰居的門牌上寫著我熟悉的幾個字：「亞榮隆·撒可努」。

「這不是國中課本裡的那篇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的作者嗎？」
我心想。「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嗎？」

其實之前就已經知道部落住著一位有名的作家，但是光是要想辦法找到他應該就是一大工程吧。所以對於自己可以毫不費力就找到大人物感到相當的興奮。

撒可努大哥的名字與牧師的名字相同，除此之外他們其實還有一點點的血緣關係。大哥與我之間的故事很長，而他對於啓發我針對「部落環境教育」的想法有很多無意中的貢獻。



果子狸是鄰居

在今年的暑假期間台灣의 狂犬病疫情忽然蔓延，特別是在台東地區，新聞報導指出有相當多的地區都有幼獾攻擊人的事件。因此政府要民眾小心野生動物。

在部落的時候，我住在教會的二樓，簡單來說二樓是教會的音控室，裡面有相當多的擴音設備，其中還有一個小房間裏面是合式的木地板、四面牆的書櫃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書籍，似乎這裡之前曾經是一個小圖書館。住在那裡，我除了自己的電腦和手機以外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接收外面的世界的資訊。再加上住在部落的時候，我爲了想體驗各式各樣的部落生活，所以我使用電腦和手機的時間也就相對的減少了，外面的世界就在這段期間內與我斷了聯繫。更不用說接收到狂犬病疫情的資訊了。

某一天晚上，部落的狗兒們叫得特別勤快，但我不以爲異還是繼續睡得很好。隔天一早，我一如往常的早起，可是就在解開門鎖打開門的那一睡間，我遭到不明生物的攻擊！



「汪！」這絕對不是狗的叫聲，因為來自上方。剛起床還有帶上竟是眼鏡的我，只能「聽聲變位」，但是對方的音量之大感覺距離我相當的近，於是我三步並做兩步又關上門，衝進房間裡帶上了眼鏡再出來。

放輕了腳步，我開始運用之前所受過的所有追蹤訓練，將自己隱藏起來。很快的對方又發現了我，又發出了聲音。

「汪！」我往上一撇，驚訝地發現一隻身形相當大的「白鼻心」，他不明原因的待外面的書櫃上。他惱怒的情緒與不安的竄動讓我感到相當害怕，但是我還是得出去，與其坐以待斃我必須先發制人。說是先發制人，但事實上我只是偷偷的將它拍下來，然後從另外一頭逃跑而已，真的感謝教會的樓梯設計是雙向的！哈哈哈～

等到我找到救兵再回到事發現場時，那隻神奇的動物已經無影無蹤了。我感到相當可惜，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跟我分享發現野生動物的雀躍。

事後，我曾經拿著照片跟 Sakinu 大哥還有戴爸分享白鼻心的事件，大哥告訴我：

「下次你再遇到就大叫，我就住在隔壁，我馬上去救你。」戴爸也說：「哇哈哈哈哈哈……這是上帝送給你的禮物啦！」

獵犬特輯

部落令人難忘的除了可愛的族人以外，還有我最愛的狗兒們！

大哥養的「索隆」，是個愛打架、卻是部落最強的獵犬！

牧師養的「黃黃」，帶著些許的「宅」，總是端趴在教會門口，用淡定的眼看神看著來去的路人。

隔壁鄰居養的「啤酒(台語)」，是個面惡心善的傢伙，有著一對可愛的小耳朵，還有溫柔的眼神。

戴爸爸養的「阿諾」，是記憶力最好的獵犬，可以從太麻里市區一路自己走回家！也是最愛吃肉包的狗兒？



肚子很餓的索隆



常常有心事的黃黃



最愛吃肉包的阿諾



面惡心善的啤酒

3 · 發現拉勞蘭

不只是表面那樣寧靜
其實還有很多

我的偶像

在部落裡有三個重要的人物，是我這兩個月中生活裡要的靈魂人物，他們分別是戴牧師、Sakinn 大哥以及戴爸。

戴牧師是整個部落經營的重要人物，我不知道它到底幾點會起床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每次從頂樓刷完牙經過三樓的時候，他的辦公室已經有動靜了。牧師的工作除了每星期日的宣教，還同時是許多基金會的委員及負責人，除此之外，還經常被邀請到各的分享我們部落的成功案例。舉例來說，牧師是東華大學的族語老師，我在部落的時候就遇到另外一個實習生，她來自東華大學的原住民族學院，曾經修過牧師的排灣族語課，因此也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原住民名字。戴牧師除了當老師以外還是一個街頭運動者，台灣東海岸線的反核聯盟就有他的份，可以說是一個相當活躍的原住民。

第一次我們對談的時候，牧師分享了一個「現代獵人」的概

念。他將獵場設定為所有能夠申請到經費的政府部門或是 NGO 團體，而身為獵人的他最主要的目的是籌足經費以發展部落內部。我們部落因為有這樣一位厲害的「現代獵人」，所以比起其他部落來說，是麻雀雖小五臟卻相當的齊全。



我對 Saku nu 大哥的第一印象也是嚴肅的，他總是帶著一頂漁夫帽坐在家門前，與家裡的客人促膝長談。大哥的聲音低沉而綿延，常常欲罷不能講道快要燒聲（台語）。很少聽到大哥笑，也很少聽到大哥大聲說話，所以這樣的形象讓我就算是住在隔壁這麼近，卻還是不敢開口一句問候。



今年暑假，台北的金山高中來到我們部落體驗青年會的部落生活，所以大哥以一個部落名人或者青年會創始人的身分，在教會進行了一場小型的演講。當然，我住在教會二樓，樓下有什麼動靜都會被我一手掌握。大哥演講的音量非常的大，與平常促膝長談的語調相差十萬八千里，曾經修過「領導概論」這一門學分的我很好解這是一種演講的手法，不過這當然就是大哥為何擁有眾多的粉絲，因為大哥是一個相當具有魅力的人，「語調」、「笑容」、「舉止」以及「氣勢」，都是造就大哥成為眾人追隨目標的原因。

至於戴爸，幾乎每天早晨我們都會一起在早餐店享用早餐，他總用野狼載著他最愛的獵犬「阿諾」，來到店裡，然後我會聽著他說的每一段故事。我記得，在忙碌的豐年祭結束之後，部落終於恢復了寧靜，清晨的街上，果然育到了一樣早起的戴爸！戴爸叫著我的族名，然後要我跳上他的車子，就這樣我們父女倆就一同到早餐店享用早餐了。

很多人會好奇，戴爸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？如果你問我，我會直接跟你說，戴爸就是《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》那本書裡的爸爸。如果你看不懂大哥的新書：《走風的人》，那我建議你到部落來拜訪戴爸，你會發現他是一個超級大奇葩。

女子青年會

部落有青年會也有女子青年會，女孩們是由部落還未成家的少女們組成，通常他們會協助部落暑假的營隊，但主要事協助小米收穫祭期間的工作、表演，以及事前的籌備事宜。

在部落的巷弄間走動，不難看見少女們的身影，更不難聽見她們的歌聲。部落的雜貨店旁有卡拉OK店，暑假期間，少女們喜歡沒事的時候就在那裡高歌幾首。人家說原住民的歌喉天生好，我聽了一個暑假的心得是，雖然沒有聽到我們部落裡每個人唱歌，但是願意開口的人，真的都是一副好嗓子。

小米收穫祭的籌備有相當多繁雜的事情，青年會由稍長的姊姊們帶著妹妹們一起工作。不滿你說，我這個年齡，在女子青年會裡應該算是「阿姨」了，但是沒辦法，我就是未婚；如果今天我已成家，大概就會參與在「婦女會」裡頭，可是婦女會裡頭的成員平均年齡都和我媽媽差不多！所以我說到這裡，你一定不難察覺，部落有嚴重的斷層現象，沒錯，就是目前台灣的原鄉部落（不僅是原住民地區）面臨的問



題。

籌備期間，少女們主要的工作是，為遠道而來的賓客製作蕨類花環、製作串珠長鍊，送給一同慶祝豐年祭的其他部落青年會長。另外，像是打掃部落街道，給外賓好印象，以及為豐年祭編排舞步，讓觀眾能一起跳舞：等。

可愛的少女們當然不會乖乖的完成每一項工作，青春期的孩子總難免會有抱怨，天氣太熱也會降低他們的工作意願。因此在與小少女們相處的過程中，我也難免會被搞的情緒不好，但是我總是告訴自己不適合生氣，畢竟是一個外人，應該由年長的少女去發現問題。

女子青年會不是一個正式的組織，不像男子青年會有許多的進階訓練，還有一個會長當頭。然而在相處的過程中，我還是看到了小少女們可愛的成長的過程。

小少女們一起為部落付出，過程中雖然帶著可愛的嬌氣與脾氣，卻也見到他們仍堅持到最後。感動大姐姐們給他們的機會，並且用最後的慶功宴慰勞辛苦，希望他們繼續長大！長大是一個急不得的過程，越急就越幼稚，學習給予空間與耐心，也是大姐姐們（包括我自己）在過程中的學習，學習他們的相處模式，收起自己習慣已久的生活方式，是我最大的磨練！



獵人學校

Sakiru 大哥除了是一位原住民作家以外，還是部落「獵人學校」的校長。部落得這一個獵人學校與其他部落的獵人學校不太一樣，主要不是在教授獵人打獵的技能。而是偏向「自我認同」的系列課程，所以幾乎每年都會幫助屏東的「原住民文化園區」舉辦「獵人體驗營」。

說到這個獵人學校的特色，其一，是大部分的學員都是女性而且不是部落的人，除了學員的另一半也一起進入訓練以外，基本上對外都是只招收女性的。其二，是全部課程為期五年，且完全是秘密集訓。所以以我一個外人的身分，是完全無法打聽到他們曾經受過什麼訓練，只能從現有的學員身上，欣賞到獵人學校賦予他們的「自信」。很幸運的，我在女子獵人學校遇到了兩位同是師大的學生，我們一見如故，到現在離開了部落，都還經常相約見面呢！

原本我是不被允許參加屏東的「獵人體驗營」，結果在我的強力死纏爛打之下，大哥與獵人學校地姊姊們終於答應了，我很幸運的參與了女武士的營隊會議因此感到相當榮幸。不過說到營隊，其實是我相當熟悉的東西，大學四年的期間，因為是董軍的關係，讓我一個學期至少半兩場以上的對內或對外的營隊。所以我認為營隊難不倒我，信心滿滿的就去跟去了。

事實上這一個營隊給了我相當大的啟發：

「都不知道原來童軍營的模式已經印在腦海裡了，獵人學校的文化體驗營，讓我知道，原來營隊也能這樣悠閒，課程原來能夠不用那麼緊張，一直以來，我都覺得自己困在那種緊張的模式中，怎麼努力踢開仍然吸不到新鮮空氣。美國的一切，我看到不一樣的文化，部落的一切，我看到的是不一樣的信念。」



獵人學校學員報到情形

小米收穫祭

終於真正參加豐年祭了！

大學期間，有不少的同學的社團是山地服務社，我總是羨慕他們能夠到部落去玩，聽到他們之見彼此的討論，我總希望自己也能刺參加一場豐年祭。2010年的冬天，我跑到了苗栗的南庄去參加賽夏族的矮靈祭。矮靈祭也算是豐年祭的一種，因此當天的盛況可說是熱鬧非凡，整個向天湖的湖畔都是遊客和商家，那是一個難忘的回憶。然而我的血液似乎有天生不滿足的基因，

「能不能有一天，我能真正參與這個祭典，而不只是旁觀的遊客呢？」我這樣問著自己。

沒想到，我的願望終於在今年的暑假實現了！

在部落的第15天，部落的人越來越多，許多以前的實習生陸陸續續的回來，還有外地工作的遊子也回家了！重點是，觀光客出現了！我親眼見證了一個



部落因為小米收穫季而再度熱絡了起來！回來的人裡面有不少是從事媒體工作的，他們無償的替部落製作了「2013 小米收穫季」的宣傳影片，裡面收錄了部落耆老的話語，還有頭目的說話。那一刻，我真正感受到，小米收穫季要來臨了！

部落動起來，我當然也沒閒著！跟著少女們一起工作的內容有：包檳榔、綁花環、榕樹葉環、練習祭典舞、祭典曲目等，跟著婦女會納編，我也學著做小米的各種食物，包括：小米粽 ABC、祈納福、小米酒、竹筒飯：等。每天都相當的忙碌，在加上部落的人越來越多，平常空無一人的教會，現在連一樓禮拜的每一條木椅上都會有人借睡在那邊，當然更不用說洗澡了。教會的洗澡間沒有一刻閒著，想要洗澡只能趁清晨大家還在睡的時候，所以有幾個日子，我發揮了露營的精神就乾脆不洗澡了！

我們部落的小米收穫季除了跳大會舞以外還有許多餘興節目，其中有青年會為小朋友設計的母語闖關遊戲、晚上的時候有各部落的交流，在會場播放了反核的影片、青年會的進階儀式、盪鞦韆儀式：等。各各都讓我感受到部落的活力與創新。

收穫季期間，我好像真的變成部落的人一樣，有族服可以借穿，牽著族人的手，一起從早跳到晚。老實說，有好幾次我都被這樣的溫暖感動得熱淚盈眶。



部落青年會

部落的青年會是一個令我愛又恨的地方。

青年會有許多的階級，分別是：小刀幫、斧頭幫、檻沾(台語)與會長，四個階級。每個階級的進階都有一個特別的儀式，而每一個階級都有其重要的訓練內容，這些都是女生不能參加的。尤其實小米收穫季節間，青年會的會所更是女賓止步的地方，這一點讓我感到有一點點的不甘心。因為從小到大，我在一個舊時代與新時代的過渡期中長大，對於因為「重男輕女」而有不同待遇的每一件事，聽在耳裡都會感到不舒服。所以我已經無法管這樣「女賓止步」的規定，到底是爲了什麼而定，就是打從心裡的不喜歡青年會。

然而青年會是戴牧師與 Sakinu 大哥一起建立的，後期更是大哥辛苦的經營起來的，裡面的孩子都是曾經學壞後，被大哥一點一滴的感化回來，可以說是一個充滿感情的地方。我不得不敬佩青年會的元老，卻還是不能理解青年會某些儀式的真正意義，尤其當我在年輕一輩的青年身上感受不到那些意義的傳承時，又更加不解了！

每當與小少女們在一起的時候，我總會一直不斷地想：

「爲什麼少女沒有一個像樣的少女會呢？」「爲什麼女子獵人學校全都不是部落的少女參加呢？」
「部落的少女到底問題在哪裡？」

雖然心存許多的疑問，但是青年會也的確是支撐起部落發展的重要關鍵，當部落需要人手時總能看見他們，「爲部落服務」就是他們的核心信念，也常有別的部落青年會到這裡來觀摩晉階儀式。

山腰上的祕密基地

兩個月的時間裡，不是在小米工坊就是在戴爸的工寮，很多時候我們兩個在工寮裡面個做個各的，是不說話的。

那一天遇到戴爸是一個相當有趣的過程。還記得那天早上，應該是第三天的日子，我坐在還剛熟悉不久的早餐店，觀賞著部落後山上的晨曦，很美很美～突然，我聽到，

「啪啪啪啪～」的引擎聲。一位身穿毛皮背心，頭戴山羊角帽子的老人，騎著他的野狼機車，後坐載著一隻黑白狗，從遠方馳騁而來。戴爸的笑容很可愛，他是一個說著一口流利的國語，偶爾會穿插一些台語的老人。

戴爸是部落耆老中的代表，也是教會的長老之一，所以在部落大家都會特別敬他三分，不過他的脾

氣也是出名的「怪」，雖然如此在我眼裡，戴爸還是一個可愛的老人～



那天早上，戴爸第一眼見到我，就立即負起部落長老的責任，開始了解我的來歷。在經過簡單的報告之後，戴爸就立即用他的招牌口氣跟我說：

「等一下來我的工寮上課！」

「上什麼課？」我心想，不過既然對方都主動邀請了，能夠到部落老人的家裡去拜訪，一定可以得到很多收穫。吃完早餐之後，我換上了徒步旅行的服裝開始朝著戴爸傳說中「山腰上的秘密基地」出發。

這個秘密基地真的不得了！是一個擁有全部落視野的地方，還可以遠眺到海面上的「綠島」與「蘭嶼」。但是要德但這樣私房的美景，必須要先經過部落後方的大片果園，徒步的話以我的腳程，大概需要20分鐘。但是若是另一位實習生跟著一起去的話，加上半路休息的時間大概需要40分鐘。因為那是一條非常陡的路程，沒有四輪傳動的車子，走這條路也會非常的吃力。

戴爸的工寮不只是工寮，而是一間他親手蓋的傳統竹屋。家配置相當複雜而且充滿了巧思，從右手邊的工作室開始延伸，裡面掛滿了利用歷年獵物而創作的皮背心、帽子及手工包，都是戴爸一點一滴細心完成的作品。在往裡面走會看到簡單的廚房、浴室、曬衣間，這裡最厲害的就屬曬衣間的那台熱水器了！如果沒有仔細看，你絕對不會發現熱水器也是純手工的創作。就像傳統的爐灶，這個熱水器的下方

是一個可以放木柴進去的生火孔，上方放了一個相當大的汽油桶，汽油桶被打穿了兩個洞，接出兩條不同顏色與材質的水管，一條是進水、另一條則是出水。戴爸運用了一個非常神奇的科學原理讓汽油桶裡的水被加熱之後，自動會上升到出水的水管，而那條水管就會一路將熱騰騰的水送到另一邊的浴室。這個發明的神奇點就在於，這個厲害的科學園裡完全是戴爸自己領悟出來的！讓人不禁讚嘆他是一位神奇的老人！

住家的左手邊，是山豬圈與山羊的放牧區。說到這裡你一定會好奇，到底哪來這麼大的地方可以容納山羊的放牧場？沒錯，這個山腰上的祕密基地，就是一個神奇的地方，裡面隱居了一位部落的奇才，每天不停的創作工藝品，並且講起故事來就像在演電影一般！

去戴爸那裡所上的課就是「手工藝」課。等到我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工寮時，狗兒們都高聲的歡迎我，戴爸也早就準備好上課的工具了。我終於一圓學習藤編的願望了，因為在台北，藤編像是一個珍貴的技能，想學是需要花錢的！在這裡，戴爸會一次又一次的教我、糾正我，並且要我自由發揮。所以很多時候，我們兩個的相處是沒有任何一句話的，各自忙著手裡的創作，然後再完成的那一刻大喊：

「戴爸！你看？」而戴爸總會開心的回答我：「漂亮！」



戴爸等不到
我又怕我找不到他

豐年祭期間，我仍然要去戴爸那裡上課，但是學得不是籐編，而是釀小米酒以及幫忙燒柴火煮竹筒飯。跟著戴爸學習，他會把每一步都講得清清楚楚，並且解釋其中的原因。那段時間，我就像他的小跟班一樣，他走到哪、我就跟到哪，連上山收集材料也跟著。其實我很高興戴爸願意戴著我上山，雖然不是很長遠的一條路，但是我一直很擔心他會嫌棄我是一個沒體力又嬌貴的徒弟，沒想到我的擔心完全沒有意義，那一天，戴爸什麼都沒有說就上切到樹林裡，並且要我跟緊！沒錯，這一個舉動感動了許久。

台北的金山高中來訪也安排了到戴爸那裏上一天課，前一天今天還去獵人學校上一天的課。戴爸在前一天就命令我隔天當他的助教，徒弟我當然義不容辭。一早就發揮我帶營隊的本領從山下的民宿，將一大群的孩子徒步領上山，沿途還不時的解說部落特色及自然環境。我崇拜的這位老獵人給孩子講了好多故事，並且一再叮嚀，不許孩子學壞。他還以自身的故事要孩子別像他一樣，吃檳榔、喝酒弄壞身體。故事中，我擔任翻譯的角色，由於戴爸的口音（偶爾國語、台語、族語），導致學生常會不懂其說話內容，因此我就充當翻譯官，偶爾也解釋德深奧個人理論。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懂那些理論，那是因為我每天跟戴爸相處，聽著他與別人交談，已經重複聽了十幾次！。籐編教學的過程，我也幫著一起指導學生，使每位同學都能滿載而歸。

關於戴爸的回憶有很多，瑣碎的事件都值得回憶。例如某一次：

戴爸忽然要我留下來吃中餐，因為平時他總會趕我下山，說家裡沒有好東西給我吃。我理解戴爸的心情，他大概是不想我跟著他的很簡陋（殊不知我自己也吃得相當簡單），所以一點也不在意。那一天，他帶著我走到廚房，從冰箱裡捧出一包用報紙包著的東西，那個興奮的表情我到現在都忘不了！戴爸說，他在山裡發現了珍貴的葉子，想跟我一起分享。沒錯！這又是另一個讓我感動的舉動！

另一天，我在山下吃完早餐之後就開始往戴爸那裏走，那段時間比較沒有過去。很不容易走到，氣喘如牛的我，找到正在工作的戴爸說：

「戴爸我來了。」戴爸回答：

「我知道，你出發的時候我的鳥就已經告訴我了。」

這句話讓我完全愣住，我想：「大概要像戴爸這樣生於自然、長於自然的人，才能說出如此與自然親近的話吧！」

又有另外一天，戴爸教了我一整天的植物辨識與運用，當然我能記得的不多，但是其中戴爸家門前的一棵樹讓我印象非常深刻。那天他告訴我，那一棵樹是用來止血的，所以當他把家搬到這個地方的時候，看到這一棵樹就知道這裡是祖先應許之地，因為當他受傷的時候家門前就有能治療傷口材料。



主流與非主流：遊客事件

主流與非主流的話題，是我最不喜歡談論的話題，可是卻是很重要的話題。特別是當我真的遇到真實事件時，談論這件事就變得更重要了！以下的事件，是我在不斷的重新反思，最後嘗試用最公正敘述方式來呈現，希望能客觀的討論這個事件。

在小米工坊幫忙的日子裡，有好幾次都有大團體會來用餐，所以只要當天有大團體，工坊必定從一大早就開始努力的準備食材。不過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問題，就是部落因為有很多的果園，那段時間果園正值施肥的階段，也因為是使用機施肥，所以風吹過來會有些許的味道，並且會有很多的蒼蠅。所以在工坊，只要有食物擺在桌上就不免有蒼蠅會飛過來沾黏，趕蒼蠅變成了一項浩大的工程。雖然如此室內的用餐區因為受到牆的隔離，所以是不會有蒼蠅的問題。

那一天的團體相當特別，是之前農改場在部落辦活動時的司機主動接洽的。他在先前就不斷的以電話叮嚀進度，並且不斷的重申自己是因為覺得上一次的活動有趣，才主動帶客人到部落。那位司機帶著台南的旅客終於帶著遊客到達部落，我們也如之前談好的準時在室內的餐廳裡供應餐點。遊客們的驚人食量嚇到了工坊所有的人，爲了吃光的餐，我們所有的人都在廚房翻了！突然司機帶著他的碗筷闖進廚

房說到：

「阿你們怎麼沒有專人講解餐點？」

「？」

「那個茶不夠了趕快去補充！」

「有有有！剛剛有補了！」

「阿怎麼會在室內？那麼擠！」

「室內比較舒服啦！」

「唉呦！蒼蠅也太多了吧！你們這樣不行啦！」（說完就把放在嘴裡的筷子移到，廚師正在擺盤的烤肉上，夾了就吃！）。「先生，請你不要這樣」「阿我是司機可以」「……」

「你們的動線也太擠了吧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那個餐點不夠了，上快一點」

「……」

「之前你們不是這樣的，這次怎麼這樣？我跟你說，我就是因為上次覺得有趣，我才會帶人來阿！」

這個過程，說實在的，惹惱了每一個在廚房工作的員工，包括了我在內。

這位司機的態度讓人很不能苟同，爲什麼他要不斷的重複自己帶人來的用意呢？難道是在做什麼施捨嗎？

這次的供餐已經在先前就已經討論好了！「專人的餐點講解」還有「像上次一樣的形式」這兩個概念，並沒有包含在先前的共識「用餐」中。蒼蠅的事件我們感到抱歉，但也因此讓遊客在室內用餐，而若是他在意用餐的「衛生」，難道他自己的「筷子行爲」就不包含在「沒衛生」的概念裡嗎？

我將這次的事件解釋爲「主流社會」對「非主流社會」的壓迫，或許有一些太過於強烈與激進，但是部落被當成一個落後、需施捨這一點，就足夠解釋這位司機對於原住民的不尊重。如果，今天我們部落是漢人的社區，這位司機的態度又會是如何呢？至少在我的觀念裡認爲，想要同等值的服務，就要有對等值的價錢，這是商場上最基本的道理。如何能因爲部落人的友善特質，而吃人夠夠（台語）呢？

我想要的環境教育；他們要的環境教育

在這之前我真的以為我學的已經夠了。

碩一的兩個學期裡，我用力的修完了畢業的總學分，為的就是等待這出來看看的日子，我能夠擁有足夠的專業能力。但是我真的錯了，我學的那一套一點都用不上，尤其是在部落裡。距離了解真正的環境教育，我還遠得很。碩一的學習只讓我懂了外層，卻沒有體會真正的精髓。簡單來說，理論大過於「總體」，一位初學者首先學習理論，容易忽略個案的差異，而以為一切皆如理論所為的完美。

其實也不是沒有想過會有個案的差異，只是差異出乎意料的大，讓我完全摸不著頭緒，分不清自己在哪一個理論之中。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意識到，「部落環境教育」可以從「社區環境教育」去切入，現在想起來，真的覺得自己還太嫩！開始的我，總是執著於地球憲章裡所謂的關懷少數民族的環境教育，不斷的強調原住民傳統文化有多麼的特別，卻不知從何去著手看見他們的環境教育。因此，我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，雖然沉浸在美麗的傳統文化中體驗，卻迷失了自己的方向。

某一天的晚上，我拿起了牧師很早以前給我的部落組織發展架構，看到這樣的架構圖我很自然的開始運用自己學習到的「重要關係人」分析去看他們之間的關係，我發現這個部落的重點一直放在「部落發展與認同」，與目前台灣其他的原住民部落概念相同，但是在那張架構圖裡我看見另一個東西，那就是「部落學習中心」。

在與學習中心負責人隨意的聊天之後，我知道之前主要是幫助部落孩子的課後輔導，與我想像的「周老師的學習中心」概念是完全不同的。不過也因此，讓我開始嘗試去聯想「環境學習中心」與「獵人學校」整合的可能性。而這樣的嘗試加上在部落實際看到的、體會到的經驗，讓我開始有一些部落環境教育的實際想法，也讓我在開學過後有了全心的學習方向。

很多人會問我，論文是不是要寫關於部落，然而想與不想都不簡單能夠做出的回答。希望自己的論文能對部落有些貢獻，是一個研究者在一個地區長期相處而產生的地方感，然而我卻也不希望，我成爲部落族人眼中的那些「寫完論文就離開的研究生」。因此，部落會不會進入我的論文絕對不是現階段的重點，重點而是在於，論文能不能對原住民的環境教育有些許的貢獻。

4 想念拉勞蘭



原住民容易讓人有浪漫的印象，
但真實的部落是血淋淋且真實的！

不容易

現在回想起來，只覺得在部落生活的每一天都相當的不容易。沒有方便的交通，也沒有便宜的餐館。前者是因為自己最後沒有帶腳踏車成了最錯誤的決定，也因為自己實在太矮，騎不了教會的腳踏車，部落外的客運班次又不多，想到太麻里市區吃個飯都不容易，我就真的這樣與世隔絕。後者與前者相關，其實部落的民宿裡有一個廚房，我也可以借用工坊的廚房，但是食材呢？摘野菜的主以是沒錯，但是每天吃嗎？在工坊的搭伙有時因為去戴爸那裡、待在房裡讀書，或者和少女們一起工作，沒有到工坊幫忙就不好意思在吃飯的時間出現。這段時間瘦了幾公斤卻也正好把自己身上的肥油甩掉！

如何融入部落，是我一開始最擔心的事情。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不熟悉也摸不透對方的情緒，而感到害怕。而且我總是會感覺到，我被冠上一個來部落寫論文的陌生人稱號，不管我怎麼說，都沒有人願意相信我沒有在寫論文，可是我真的沒有在寫！雖然總是能得到部落族人的熱情笑容與關心，但我很清楚，部落有太多來來去去的人，對於這些過客，不可能有人真正將我放在心上，就連我最愛的戴爸，在我離開之後，會不會想起我呢？

那一陣子，民歌歌手心出了一首單曲，名為《山丘》，其中的幾句歌詞，在那時聽來特別有共鳴：

「因爲不安而頻頻回首

無知地索求 羞恥於求救

不知疲倦地翻越 每一個山丘

∴∴，

還未如願見著不朽 就把自己先搞丟

∴∴。」



從部落後山看到的景色

好像，我是一個在部落裡迷失的城市獵人，學習接納每一項人、事、物，也學習融入部落的文化，卻連自己曾經擅長的社交模式完全都不適用。會有想家的感覺，是因為開始覺得無力，開始覺得找不到自己要的答案。尤其是部落曾有原民會的人來聽計畫成果簡報，而那些內容都不停的讓我我感覺，部落在做的是文化認同推廣，與旅遊經濟推廣，沒有我在找的環境教育。

或許這是典型的新手爬山會遇到的困境：呼吸不順、背包太重，但是風景美麗淚水也甘甜。

這樣的迷失一直到在部落遇見另一個外來者之後，與他的對談才真正化解了我內心的挫折。因為有些心事，不是不說，而是不適合說，所以就變得更加孤單。所以我真的很幸運！上帝在那個時候為我安排了一位能吐心事的人！雖然短暫，但他讓我解開對自己感受的疑惑、理解自己迷茫的困境、釋懷某些可惜！

感謝部落遇到的每一個人，在那裡我真的看到也啟發了很多，聽到更重新認識了很多！感謝能夠認識拉勞蘭！

他們的歷史是正在進行式

這是在部落得到的全新概念，也是我活了二十幾年，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的想法，因為我生長在漢人社會。

那天寫下的實習日誌有這麼一段：

「離開前夕的慶功宴，1:00 結束了，好多的歌聲，好多的笑聲，雖然有很多人沒有參加，卻依舊很感謝部落人們給我的溫暖，讓我感受到這個族群最美與最溫暖的一面！我們不能否認原住民有自己的歷史，即使課本裡支支未提，卻能在他們的平常談話裡，聽出他們的祖先曾經如何縱橫山林、如何遷徙在這美麗的島嶼上，而我們，也就是主流文化者們，只將那些視為「史前」文化！對他們來說，這些故事不只是史前，而是正在傳承延續進行的生活。」

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夠體會，卻知道能夠體會的人少之又少，因為座落在台○縣旁的拉勞蘭，常常受到外來遊客的輕蔑，身為漢人的我，常常深感丟臉！你能想像這裡的人們連要求一個「紅綠燈」，也能換來「紅綠燈很貴的」爛理由嗎？但是台北的紅綠燈卻一出門就有好幾個！」

有些人不喜歡在小小的島上擁有太多的族群文化，他們認為統一最好。不可否認，單一文化有很多方面的優點，然而我們卻不能因為如此不承認族群的多元。漢人也有傳統，而現代是傳統隨著時間演變後的代名詞；原住民也有傳統，但是他們傳統文化的演變過程受到太多壓迫，造成扭曲型的演

化。「失根的蘭花」曾經被拿來形容漢族群的現代社會，若是原住民文化被主流文化統一，同樣的現象，將會被拿來形容他們的現代社會。

既然問題已經被看到了，為什麼不從現在開始改變呢？

更多的案例，掛念著拉勞蘭

回到都市之後，恢復了學生的身分，我帶著「為部落服務」的心情開始心地一學期。而這一學期我無時無刻都想念著部落的人，研究案例時更惦記著部落發展的可能性，因此爲了抒發我的想念，我寫了不少想念的信，卻從未真正發出去！

即使回到都市學習時，有很多部落發展的想法想提供給負責人，卻總是默默的推回肚子裡。我不屬於部落，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，永遠都別想嘗試改變部落。我只能做到我能做的協助。我很喜歡這個部落。

我住的地方在教會的二樓，那裡有一扇窗已經髒的看不太清楚外面，但是某一次的颱風過後，窗戶印著外面天空的紅，那個畫面有一種淒美的感覺。

這個部落很努力的在發展，而老人們卻也漸漸的在凋零。記得大哥曾經跟我說過：「傳統就在部落的耆老身上，但是我們這一代卻身在現代，因此我們的使命，是去用現代的方式將即將消失的傳統帶進現代！」

但是我很害怕會來不及……。

5 · 後記

總是會有很多不能說出口，
卻很想說的話。



颱風期間，從

小米工坊管理

小米工坊是我們拉勞蘭部落的特色之一，原本的構想是想將小米文化復興，因此牧師將自己的田地規劃成部落小米田，並且利用原民會的計劃經費，聯合起部落族人一起蓋了一間「小米工作坊」，裏面包拮了打小米的機器，還有木工坊，還有包裝小米的專業機器。

小米工坊目前的管理是由一位部落的媽媽負責，目前除了販售小米商品與簡餐以外，還會不時的承接外面活動的餐會，出餐的內容當然也包含了部落的風味餐，這一項工作也變成了最主要的經費來源。

這一次到部落的時間剛好趕上了最後一小塊小米收割的時間，因為正逢酷暑，所以那一個星期每一天都必需趁天猶未亮的时候到小米田收割，在6點多的時候才吃早餐，然後在下午日頭較小的時候，又回到小米田繼續收割。

記得剛到部落的時候，我因為急著想融入大家，所以總跟著工坊其他打工換宿的員工一起工作，而大致上的工作內容有：端盤子、切菜、洗菜、洗碗、招待客人等。因為我沒有被特別指派工作，所以我總是叮嚀自己一定要主動幫忙，不要讓人家有「我在騙吃騙喝」的感覺。但是有一天，工坊另一位管理階層的男生招集了所有的員工（包括老闆娘），看似是要對員工喊話。我心裡感到些微的開心，因為我總



是習慣事情被有條理的安排好，而部落的隨性作風讓我感到十分的不安心，覺得事情若沒有被事先分配好，等到事情亂成一堆的時候，就會感到非常的生氣。

那位男士開口的第一句話是：「我們工坊是一個很歡熱的地方，但是我感覺到，有一些人來這裡很隨便。廚房那種地方，不是隨便的人都可以進出的，請你沒有經過同意不要任意進出。一定要有人請你進去你才可以進去。」這句話感覺上，擺明了就是在針對我，我瞬間感到非常的難過，甚至有一點點生氣。難過的原因，是因為自己想幫忙的心情竟然被誤會成隨便，讓我非常的失落；而生氣的原因，是因為我被安排到工坊，你們沒有安排工作給我，還要我不要幫忙，難道要我整天坐著白吃白喝？

這一天晚上，我坐在電腦前反省了整件事情的經過，我想知道，我是不是真的錯了？身爲一個外人，我的舉止行爲，是不是哪裡冒犯了對方？但是雖然很拚命的想，卻沒有得到任何答案。腦海中，只是不斷地冒出工坊經營管理不當的想法。關於小米的栽種與收割過程，我沒有看到族人的幫忙，就像工坊在玩自己的遊戲一樣，其他族人都冷眼旁觀，而工坊也只能招募打工換宿的員工來幫忙收割。但是我這樣的想法，欠缺了非常多的了解，我不知道之前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，也不清楚族人之間的利益關係，只看到工坊正在偏離原本成立的目的。默默的，我有很多建議想說，卻很明白，我的角色，什麼話都不能說。

青年對耆老的態度

我們部落的青年會在鄰近部落中，是相當出名的。因為青年會具有相當完整的階級組織，在外頭常常有出色的成績，88風災期間，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，我們部落並沒有嚴重的災情，因此青年會就主動組成重建團隊，開始到處奔走，幫助受災非常嚴重的鄰近部落。因為如此，青年會常常有外來的男生主動要求加入參與訓練，想成爲其中的一員。目前青年會中，族人與外人的比例已經將近一半了。

部落青年會並不是每一個青年都強制參加，若是在以前的社會中，會走路的小男孩就可以開始進入會所，跟著大哥哥們一起生活，但是在現代社會中，已經有父母親不願意將孩子送進青年會裡接受訓練，一方面是受訓辛苦，一方面是，這樣子的傳統文化，已經漸漸不受到重視了。因此原住民的文化認同問題，應該是從他們還很小的時候，就存在的問題了。

我會經偷偷地觀察過青年會工作。因為收穫祭籌備期間，祭典會場是禁止女生靠近的，我們必須改變平時習慣的路線。但是因



小刀幫的成員通常是國小的年紀

為青年會的男孩子們會到戴爸那裡，詢問很多知識或者技能方面的問題，所以我可以說是托戴爸的福，才能看到孩子們工作的樣子。不過雖然表面上看起來，孩子們相當的乖巧，會願意主動請教長輩不懂得事情，但是因為常常跟他們聊天的關係，所以知道，孩子們其實常常覺得戴爸很囉唆！並且，非必要的時候，否則根本不想跟戴爸說話。我知道孩子們嫌棄大人嘮叨是難免的，但是我也很清楚在部落裡，這些耆老就像寶物一樣，他們擁有即將消失的傳統智慧，如果孩子們不用一學的話，傳統是會消失的。

Sakitu 大哥與牧師一定都知道這一點，卻沒有任何的行動。我很急，因為傳統的生活習慣不是一兩天就能學會的，孩子必須跟在大人旁邊，一點一滴的學習，才能習得真正的排灣族智慧，像這樣只有在祭典籌備期間才願意主動學習，然後每一年重複學習一樣的東西，學到的僅僅只是死背的流程與儀式，背後的意義與智慧，很難在這樣短期間獲得。

小米工坊在復興小米文化的過程也有類似的情形。相關的小米文化，他們是在書上或者請教農改場的博士，還有一些研究小米的學者們！而每當耆老想一起幫忙或是稍微給一些意見時，總是會被說是囉嗦。很可惜！我知道世代間總會有無法解開的鴻溝，但是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嘗試去接受長輩給的意見呢？

牧師的忙碌

我的督導是一位傳教士，他在部落的身分地位相當特殊。一家四口住在教會的三樓，每個星期日都要負責進行宣教事工。而除此之外，擁有博士學位的他，也是我們部落社區營造的主要推動者。部落裡所有的基礎單位，例如：家婦中心、老人養護中心、小米工坊、社區發展協會等，都是他奔走四方籌措

金費才能順利成立的。牧師常常形容自己是一位現代獵人，別人是穿梭於從林之間尋找獵物，他則是穿梭於都市高樓中，尋找金費來源。東部海岸的廢核推手中，他也是其中一員。

我剛到部落的那一天是師母到火車站接我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正逢星期一，而每星期的一、二晚上，都是牧師的運動日，因此我才會與牧師第一時間擦身而過。實習的第一個月，因為遇上部落的收穫祭，所以牧師都盡量待在部落裡頭，只是偶爾到台東大學去演講，或者是到東華大學去教書。在傳統文化裡頭，牧師就像部落裡的巫師一樣，大小祭典（活動），都由他主持，所以是部落裡不可缺少的人物，也是整個部落營造的關鍵人物。

我跟牧師正式的個別晤談次數大概只有三次，全都是在實習的第一個月，晚上的時候想到事情可以從二樓走到三樓去找他，然後一起喝茶聊天。本來以為這樣的好情形可以一直維持，但是他卻忽然說被教會派遣到日本幫助災後重建，而且是整整一個月的時間，於是我實習的第二個月，是處在完全沒有督導在身邊的情形。不過我也不是一个會混水摸魚的人，我利用第二個月的時間去熟悉了女子獵人學校的一些事情。

我的實習方式其實相當的特殊，感覺上是一個民族學家在一個地方長期觀察的實習，我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有督導指派工作，一切都是由我自主的去學習，只是偶爾對部落文化不熟悉的時候，可以詢問督導，但是在部落常常感覺到的「孤獨感」卻無法跟督導分享，只能一個人默默承受。雖然我的實習內

容看似沒有學到任何東西，但是實際上在這整整兩個月的時間裡，我是無時無刻都在想著「學習」，並且在部落的日子裡，我遇到的不管是人際關係方面、文化衝擊方面、環境教育價值澄清方面，對我來說都有很豐碩得成果。

住宿、交通問題

我住的地方在教會的二樓，是一間只有一坪大的小房間，裡面充滿了書，像是曾經是一間圖書館一般。洗澡的地方，在教會的後方，要走到一樓再走出教會，然後繞到教會建築體的後方，會看到教會另一面的一樓有兩間廁所，二樓有淋浴間，但是只有廁所分男女，淋浴間則是共用。非祭典期間，使用那裡的人只有我，所以我就像個管理員一樣，在管理教會，還要幫忙接二樓的電話。祭典期間，淋浴間爆滿，晚上根本就無法輪到我洗澡，所以必須一大早起床洗澡！但是台東的天氣，晚上沒有洗澡就睡覺根本就無法入眠！

另外吃與交通也都有些許的問題，我沒有廚房可以使用，所以如果我沒有在小米工坊吃飯就必須到小小雜貨店去買麵包吃。因為沒有交通自主能力，如果要到最近的太麻里市區，開車要花10分鐘，但我沒有車，客運的班次又相當少，走路大概要花掉2到3個小時來回，因未考慮到還要到工坊或者戴爸那裡，所以一直沒有嘗試用走地到市區，另一個原因是，通到市區的那一條路是南迴公路，車速都相當

快，其實也算是滿危險的。實習期間有很多時候因為待在戴爸那裡沒有到工坊幫忙，到了吃飯時間，我也不好意思到工坊去吃飯，而且工坊販賣的簡餐價錢又很高，所以常常是只吃麵包的狀況。

簡單來說，在部落的日子裡，我整個人都變苗條了！

部落的環境教育